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唱戏

——李苦禅先生琐忆



李苦禅在《铁笼山》中扮演姜维

□ 张守常

我来北京后初次拜谒苦禅先生时，他住在内城西南角一条叫作柳树井的小胡同里。那时复兴门尚未打通，那一带特别偏僻，像是到了乡下。他住的三间北房，也像是乡下小土屋，满院萧然，而我觉得这正是高人隐居的地方。走进他的画室，我看见最触目的东西不是画案子，而是倚在房间一角的刀枪把子，是登台唱武戏用的。其中的一把大刀让人印象特别深刻，不是关老爷用的青龙偃月刀，不是黄忠、杨继业那一类白胡子老将用的卷头大刀，也不是一般武将用的那种普通样式的长尖大刀，而是高登用的那种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的长杆刀——啊！他能唱《艳阳楼》。我也是个京剧迷，十几岁就开始登台“票戏”了，也练习过刀枪把子，但像《艳阳楼》高登这样大武生的戏，是绝对唱不来的，所以看见那把刀，我就感到了它的分量。但因为是初次拜访，不免拘束，未敢展开这方面的话题。第二年（1942年）暑假，他曾回故乡高唐，一次谈起唱戏来，他随说随表演身段，越说越有兴致，一个飞脚上了桌子，大家才知道他有真功夫，这功夫是自幼跟王签庄他姑父贾玉都练武得来的。1939年他以“抗日”罪被日本宪兵队捕去，严刑逼供，上老虎凳，他用力一挺，铁链折断一环，可见他的武术功力之深。不过戏台上的舞蹈动作，仅凭练武的硬功夫还是不够的，还需另外学习，并勤学苦练，熟能生巧，才能在演出时既准确又优美。

他有一张在《铁笼山》中扮演姜维的剧照。《铁笼山》是一出难度很大的武生戏。前场扎硬靠，大起霸，再加观星，比《挑滑车》的大起霸还要繁重。后场“草上坡”打八件，打的套路多，难度也更大。他这张剧照是后场扮相，甩发、箭衣、勒马、挽弓，身段边式，很美。他能演这出戏，而且是从头演到尾的（有人只能演前半场）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在中央美院校内的联欢会上，他扮演《龙凤呈祥》中的赵子龙。这出戏的前半场，赵子龙作为刘备的贴身“警卫人员”，不过是跟进跟出，并不难演。到后半场，赵子龙要扎硬靠，起霸，还有跑车时的编辫子，以及对付东吴追兵周瑜等时的几个下场，没有武戏功夫的票友是演不来的，就当时的中央美院来说，恐怕扮演这一角色是非他莫属的。他画室的墙上总挂着一张《艳阳楼》高登的照片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他，是尚和玉。尚和玉是和杨小楼齐名的武生演员，以武功扎实、功架沉稳见长。苦禅先生是拜尚和玉为师并得亲传的。苦禅先生说起他的老师齐白石老人，称呼齐老先生；对尚和玉，也总是称尚老先生。对其他演员，如杨小楼等，都不如此称呼。可见他对教他演戏的这位老师是很尊敬的，一如对教他作画的老师白石老人那样尊敬。因为他爱好戏剧并且能演，所以何仙槎（思源）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时，创办山东省立实验剧院（赵荣琛、高玉倩都是该院学生），曾有意聘他任院长。他自知无此管理才能，辞谢了（后来改聘王泊生为

院长）。

苦禅先生从工作上并未进入戏剧圈子，但从交往上说，他在戏剧圈子里的朋友是很多的。据我所知，他和李洪春是好朋友。李洪春擅演“老爷（关羽）戏”，硬里子，有名的“戏包袱”。苦禅先生曾向我称赞李洪春会得多，他向李洪春讨教得也多。我在他那里碰到过李洪春，他们称兄道弟，谈得很亲切，很随便，他们的交情已经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。一次苦禅先生给奚啸伯作画，题款时奚啸伯说“叫我侄吧”。奚啸伯是向李洪春磕头拜过师的，知道苦禅先生和李洪春是兄弟之交，所以以晚辈自居。这是奚啸伯的谦逊，但也可见苦禅先生和李洪春有交情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苦禅先生在京剧界的朋友多，其他剧种的，以及曲艺界的也有。有的是向他学画的，有的并不学画而也交往成为朋友的。如京剧演员叶盛兰、萧润德，话剧演员蓝天野，曲艺及曲剧演员魏喜奎，都是学画的。到他晚年，每逢春节，第一个敲门的总是侯宝林，那是来拜年的。云南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关肃霜、甘肃京剧团的花脸演员齐啸云，曾一起来看他，这是慕名拜访的。几天以后我去他那里，谈起这两位著名女演员的来访，问他谈了些什么，他说过是闲谈，但总离不开绘画和戏剧。他说，凡是艺术，总有相通之处。台上演戏和纸上作画的相通之处更为明显。舞台调度和画面布局的道理几乎是相通的，讲究疏密适宜，繁简得当。舞台上的人物，不论多少，彼此呼应，是一个整体；画面上的东西，不论是山水、人物、花木鸟兽，或多或少，彼此呼应，也是一个整体云云。他在这方面的意见，我片段地听到过多次，只是时隔太久，好多已经记不得了。再举一二例罢：四龙套站门，四将或八将分列两厢，左右

对称，主帅从中间出现，就把全场人物领到一个统一体中来了。一只老鹰是画面的中心，其他山石、松树都要从属于老鹰，由老鹰把它们统一到一个整体中。四龙套分立两旁，整齐然而呆板，常有参差不齐多样化的场面，如一将战四将，这边一个将，那边四个将，经过适当调度，并不觉得不平衡。作画也是这样，但若画上同样多的东西，太呆板，也不行；适当的办法是另一侧也画上点什么，甚至只用题字填上，疏密相呼应，也能取得平衡而又美观的效果。舞台上的主角，不一定总是在台中央，一将战四将时，独占一侧的这个往往是主角。画面上的中心形象也不一定就画在中央，可以偏上偏下，偏左偏右，只要其他陪衬得宜，呼应适当，也可以使人一望而知那是中心。

李万春晚年回北京定居，去看望苦禅先生。寒暄问候之外，自然要叙旧。苦禅先生谈起李万春十多岁来北京演出《两将军》（张飞战马超）一炮而红的盛况。李万春说：“哎呀！这么多年前的事了，您老还都记得这样清楚啊！”后来苦禅先生对我说：“那时李万春还是个娃娃，娃娃演戏先透着几分可爱，而他演得一丝不苟，功底扎实，身手利落，功架优美，开打紧凑。俗话说‘力巴（外行）看热闹，行家（内行）看门道’，而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些门道来。的确是好极了，所以印象深刻，事隔五六十年，想起来还如在眼前。”那次晤谈以后没多久，1983年6月10日晚，苦禅先生看电视一直看到午夜以后，因为贪看最后一个节目：李万春的《古城会》。睡下不多时，即以心脏病猝发，溘然长逝。这晚他睡得过迟，累了，或许也是忽然发病的因素之一吧。

他老人家之于戏剧，可以说是贯彻终生。

（文图由高唐县政协文史工作室提供）



李苦禅（左）与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（中）、李万春1980年的合影

黄永玉笔下的李苦禅

一次除夕晚会，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，李苦禅在京剧《黄鹤楼》中扮赵子龙，扎全套的靠，白盔白甲，神采飞扬。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，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。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。

锣鼓响处，赵子龙出场，几圈场子过后亮相，高底粉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，已经累得汗流浹背、七上八下，于是报名时“啊！常山赵子龙”就累成：

“啊！啊！常，常，常，常……”

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，学生们、教职员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回到甲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，一路上我们一家人笑个不停，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：“啊！啊！啊！常！常！”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：“太，太累了！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，到‘报名’时弄得那副德

行！幸好，幸好没搞那出《武松打虎》，那是场独角戏。要真搞，可有我的好看！”

几年之后，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，又大笑一场。那时真甜美，大家都那么年轻，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。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。不是小好，是大好。

高兴的时候，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，苦禅、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。常浚的《碰碑》，苦禅的《夜奔》，邹佩珠的《搜孤救孤》，大家唱完了，要我来一段；一段之后又一段，头一段《独木关》，第二段《打棍出箱》。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，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：“你，你这是哪年的腔？高庆奎？刘鸿声？那么古？我琴都跟不上！”

我不知如何是好。小时候是跟着“高亭”和“百代”公司学唱的京戏，20年代的事，怎清楚是谁？

（选自黄永玉《比我老的老头》，题目自拟）